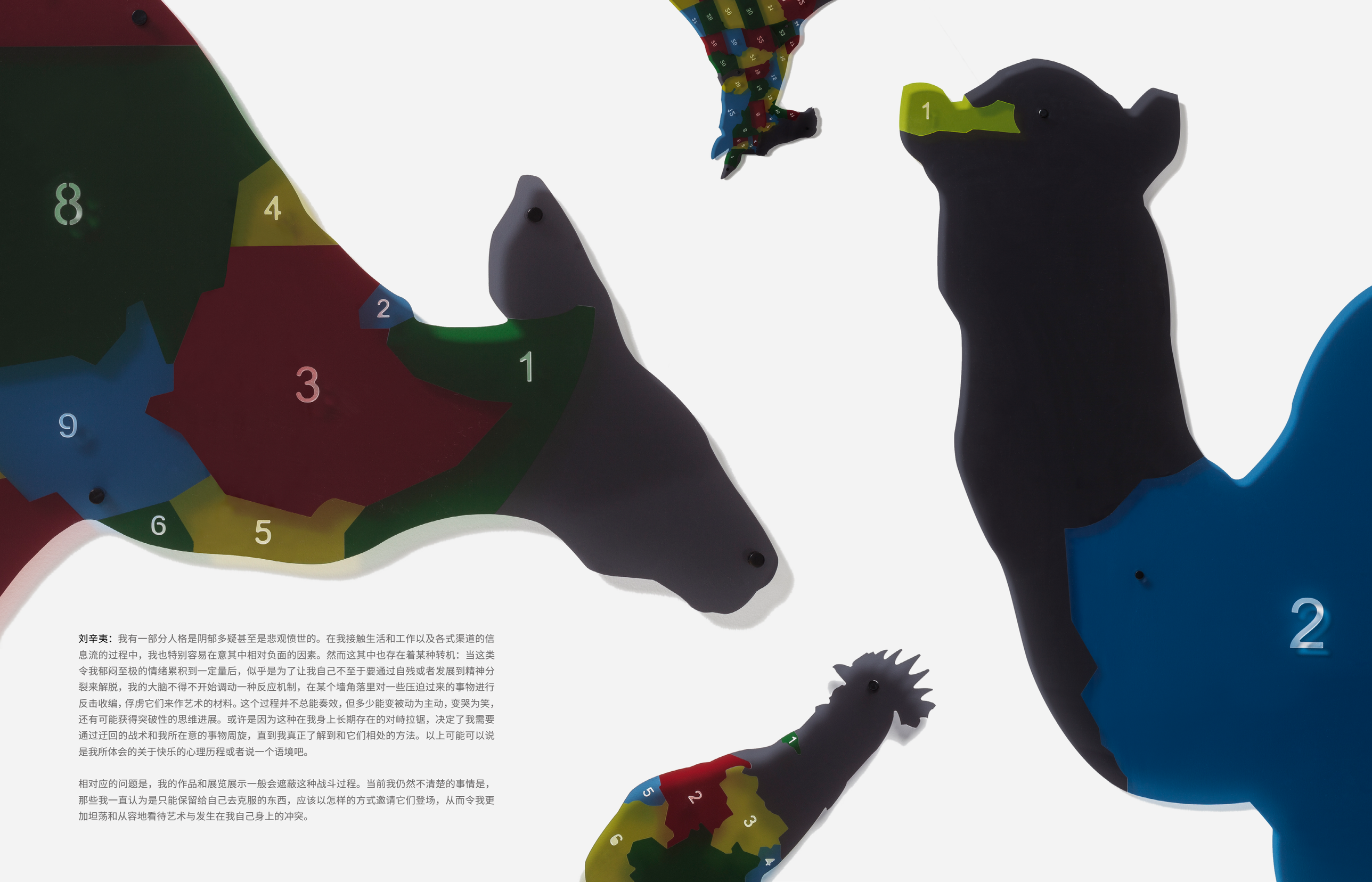

刘辛夷：我有一部分人格是阴郁多疑甚至是悲观愤世的。在我接触生活和工作以及各式渠道的信息流的过程中，我也特别容易在意其中相对负面的因素。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某种转机：当这类令我郁闷至极的情绪累积到一定量后，似乎是为了让我自己不至于要通过自残或者发展到精神分裂来解脱，我的大脑不得不开始调动一种反应机制，在某个墙角落里对一些压迫过来的事物进行反击收编，俘虏它们来作艺术的材料。这个过程并不总能奏效，但多少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哭为笑，还有可能获得突破性的思维进展。或许是因为这种在我身上长期存在的对峙拉锯，决定了我需要通过迂回的战术和我所在意的事物周旋，直到我真正了解到和它们相处的方法。以上可能可以说是我所体会的关于快乐的心理历程或者说一个语境吧。

相对应的问题是，我的作品和展览展示一般会遮蔽这种战斗过程。当前我仍然不清楚的事情是，那些我一直认为是只能保留给自己去克服的东西，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邀请它们登场，从而令我更加坦荡和从容地看待艺术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冲突。